

孟连土司历史

孟连过去是个寡妇的地方，这寡妇名叫法亚孟勳。这时，车里宣慰法听说孟连地是一块宝地，没有男人，他就招兵来打孟连。他们来了之后，不知道孟连在什么地方。他们到处问，孟连法亚孟勳知道了，就派各头人下令，把孟连坝子装满水，山上和山边烧起大火。过了几天，所有孟连地方就变成那样了，孟连又出兵拦路打宣慰法的兵。宣慰法的官兵看到这种情况，害怕地说：“孟连兵这么多，我们才有一、两千人马，怎么能打得过人家呢？”他们就逃向上、下两允，孟连兵也追他们到上允。他们看到孟连兵追来，没有办法，就把上、下两允割给孟连。消息传出，各地都感到可惜。孟连法亚孟勳当土司时，没有发生什么乱事。

这时，车里有一个三彩色姑娘，一日能有三种美丽的色彩出现在脸上，被老族偷去了。车里土司派兵追不上，他们成天跑到孟连来请求援助。孟连出兵去追，到泪翻万（山名）同老族打了一仗，打败了老族，才把三彩色姑娘夺回来，还给她父亲。后来车里土司把谦六和勳黑（大垭口）、勳罕、勳撒割给孟连管，孟连土司又把这些地方交给阿哑勳朗管。

孟连土司没有老婆，听说车里宣慰法有女儿，就派人去说亲。宣慰法同意把他的第一个姑娘嫁给了孟连土司，举行了结婚仪式。他俩当土司后地方就好了。

现在谈谈孟连召贺罕从罕罢法到现在的经过：罕罢法当土司是在王召法永乐二年，后来是刀罕很当土司，刀罕很死后刀罕春当土司，刀罕春死后刀派杭当土司。刀派杭把一只大象和四十八两银子上到召法王那里，召法王给了他大印和黄缎伞，封他为“世袭宣抚司”。这代土司死了由刀派希当，刀派希之后为刀派定，刀派定死了由刀派金当土司，他当土司时又得到大小印信的赏赐。刀派金死后由刀派法当，刀派法死后刀派中当。这时召法王写信要孟连出五百名兵去增援昆明，孟连土司不去，召法王就派人来把孟连土司的大小印信都拿回去了。刀派中死后刀派新当土司，没有大印，没法办事，只能领奴隶和妇女到处玩，和到山上打猎，一直到他死。他死后没有哪个人能当土司了，因为老土司没有儿子、姑娘。只有一个刀派钉，年纪小，不能当土司，等他长大了，才叫他当土司。刀派钉当土司不久，炼银厂就发展起来。他代管老厂后，省里派差人送公事来，叫孟连土司每年送六百两银子。土司接到公事后，就每年按数送到省里，省里又重新发给大印和金伞，仍叫“世袭宣抚司”，以后，孟连又有大印了。

后来，有一队贼从昆明附近杀下来，一直杀到车里宣慰法在的地方。这时，省里写公事传告各处说，哪个抓到这队贼的头子，把他的头送到省里，就提升他为大官，在傣族地区数他最大。这队贼从募乃上来，把南朗霸占了，据他们说要去占老厂。当时，孟连土司和阿哑勳朗坝双方商量说：“省的公事我们看到了，如果哪个拿到这队贼的头子就要升大官，我们两个兄弟去打他。”阿哑勳朗坝刀派利同意了，就联合出兵去打。去

到那队贼住的地方时，骗他们的头子到孟连来，孟连土司就把他的头砍下来，送到昆明。总督接到后要给赏钱。孟连土司说：“钱不要，我们想要的是吃不完的东西。”并说“我们每年上缴的600两银子太重了，要求总督减去一些。”总督同意减掉了300两，每年叫上缴300两。自从那时起，孟连上缴的银子就是300两了。

后来，刀派钉俩口子死了，留有两个姑娘和一个小儿子。这消息传到上司那里，上司就写公事给勐朗刀派利，叫他来孟连代办。刀派利接到公事就下来代办了。孟连刀派优贺康，听说刀派利来代办，不满意，就拿钱去请孟养、勐泪人来把刀派利暗杀了。刀派利死后，刀派优就当土司了。

刀派钉有两个姑爷，大姑爷叫刀派勇，小姑爷叫刀派英，都是刀派利的儿子。这时，他俩看到情形不对头，就把刀派钉最小的儿子送到昆明。先送到顺宁府迤西永昌，永昌再送总督。见到了总督，他们就把经过情形告诉了总督，说：“刀派优把我们的父亲杀死，他当土司了。百姓也不要他当，是他自己当的。我们怕伤害了我们的小弟，现在送他来给总督，看如何处理，请总督办好了。”总督听到后就答复说：“好了，你们上来很好。你们小弟要回去当土司，继承他父亲的位子，我帮你们想办法。”总督又上报上司，上司听到后就派差下来，调刀派优上去。他去后，上司就把他关起来了。上司给刀派钉的小儿子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刀派孙，还颁发了大印、缎伞、号等，叫下来当土司。上司还委刀派英当上允土司，刀派勇当勐朗土司。他们接了委状后，就返回当土司了。

到傣历一〇二四年（公元1662年）时，拉祜族头子共腊印反召贺罕安瓦，把召贺罕安瓦赶跑了。他们占了安瓦，共腊印当了召贺罕安瓦。三个月后，缅族又返回来打他们，打了七天，他们打不过缅族，就逃跑了。有些逃到勐联来卡海剥、勐柴、勐宣慰（木邦），在这些地方呆了三年，又上来到孟定、耿马卧卖（新厂）、莫嘎，在这里修起工事和新城。上司听到后，就写信给孟连召贺罕说，他们是造反的人，不能留他们，请召贺罕出兵去抓他们。这时，拉祜族不听共腊玉的话，共腊玉说：“你们不听我的话，我也不同你们一块生活了。他就带着一部分人逃到下允。下允及上允晓得后就把他扣下来，送到昆明总督那里去了。孟连召贺罕听说他们的头子被上、下允抓到了，就召集十三勐九根的兵到上允去集中。到了上允后，他们商量说：“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头子了，我们用信去骗他们投降算了，不需要打了。当时就写信给他们。他们接到信后都下来投降，孟连土司缴了他们的枪、刀等武器，还把他们的男男女女都剃光头后，领来孟连住下。过了几十年，这些拉祜族“造反”，半夜到宣抚家放火烧杀，把宣抚家的人和刀派孙全都杀光了，只剩下两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姑娘。当时刀派孙才二十八岁。他们杀了刀派孙全家人后，逃往海东，海东人晓得这些拉祜族杀召贺罕，就和拉祜族打，拉祜族打不过海东人，无路可走，就朝勐朗坝和老厂逃去。刚跑到老厂附近，上允晓得了，出兵去打他们，他们打不过上允兵，就四散逃跑了。

这时候，消息传到总督那里，总督晓得刀派孙被贼杀死了，就写公事下来，委刀派勇当土司。刀派勇当土司后，抚养着刀派孙的三个子女。

后来，景栋土司兄弟两个争地位，哥哥叫召三万，弟弟叫召丙，争当土司。召三万下到安瓦去禀告，领缅兵上来打景栋，召丙说：“我要上告汉官。我俩都是土司儿子，

为什么不给我当土司？”当时他就到上司那里，说：“我们景栋地方都给缅兵占完了”，要求上司派兵援助。上司就派“卡大人”带领一路人马，由车里下来到景栋，把缅兵打了一个大败。另一路由郭公爷带领大批人马，从德宏那边打杀下去，双方兵马伤亡很多。这时，缅兵看到汉兵来的特别多，就害怕起来，都逃回勐安瓦去了。缅兵逃跑后，上司“卡大人”就委孟连土司刀派勇管勐养，当勐养土司。刀派勇当勐养土司后，双方（勐泪、勐养和孟连）的人民得安居乐业，上下做生意都很方便，没有人提到打仗。这地方安定后，上司兵马又返回汉族地区了。过了几年，到傣历一一二九年（公元1767年），缅兵又打上来，把景栋、西双版纳、孟连烧杀一净。这情况传到了上司，上司就有公事来调，命上允土司刀派英赶快召集兵去把老厂守住。刀派英接到公事，就派兵驻扎募乃厂和喃朗，缅兵也来到此地，刀派英的兵马被缅兵杀死杀伤很多。刀派英看到情况很危险，就自己骑马逃跑，由于过分着急，在半路急死了。缅兵又对上下两允烧杀，一直杀到勐勐、耿马、孟定、腊戍、勐耿，这些地方都被他们放火烧完了。他们烧杀过后就回曼德勒去了。后来，刀派勇又回来，把刀派孙的儿女安置了官位。刀派孙的大儿子名叫刀派先，委当孟连土司；二儿子名叫刀派清，委当下允土司；女儿结了婚，去当上允土司。安置好后，各自去当土司了。过了三年，去孟连留守。后来，刀派勇又从下允调刀派清回来，接大印当孟连土司，孟连自缅兵占领后就归缅兵经管，每年每家出五文缅甸小洋。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，刀派清五十八岁时死了，刀派公（刀派清的儿子，当孟连土司，并委刀派昌作副职。后来，泰国兵打到景栋，把召三万抓去了。这时，车里、景栋两地没有土司，各处的拉祜族和山上民族就造起反来。孟连十三个地方九根也不成样了。刀派公要到昆明去告禀，因太远不能去。他就带着兵下到孟养、景栋，说要到景栋去救援。刚到孟养就被泰国兵杀掉了，大印也被人家拿去了。这时孟连没有土司，泰国兵又上来占了孟连，烧杀得不成样。阿哑勐朗刀派昌听到这消息后，又写信给上允刀派韩，叫他赶快上禀召德王。刀派韩接到信后，就派一个弟弟叫刀派义的去禀总督，总督看到信，知道孟连土司被杀掉，大印也被人家拿走，总督说：“你们要兵，不好给，给少了不行，因为孟连地方太远了，多给也不行。”总督又重新发给大印和公事，派刀派昌当孟连土司，这是傣历一一六七（公元1805年）年七月。后来刀派韩说：“我们孟连的历史必须写下来，如果不记下来，我们这代死了，下一代就不晓得了。刀派韩就亲自掌握把孟连的历史写下来，作为根据。

清乾隆时，各地都来送礼。傣族十八个召贺罕也送来象、马，勐安瓦老缅、花腰也送象来，勐老还来送款，还有瓦给名叫九朵也送金银来。乾隆皇帝在位时，所有的傣族地方每年都送象。皇帝说：“我要给你们铜印，比起你们祖祖辈辈的更好些。”这个皇帝的心特别好，他见到老年人和困难人都送给银子和东西。这样过了六十年，他就死了。后来，他的儿子嘉庆接位，拉祜就“造反”了，打了好几年，傣族地区也有拉祜族去参加，和尚（即铜金和尚张辅国）。勐勐、耿马赶跑他们的土司也是这一年。这个皇帝当了三年，一点好处都看不到，百姓都议论说：“这个皇帝一点神佛都没有，把地方搞得很乱。”有些人当上官，欺压人民。穷人家穷，孩子又多，没有饭吃，人家说多少，只能低头接拿，不惜饿肚子，难处说不完。当古巴（长老）的人必须懂得穷人的困难。

现在谈放债人的情况。有些放米给人家 放出用小筒 收回叫人家还大筒 还说“我预先就给你说过了，叫你还大筒给我”。这种人是心黑的人。有的人用铜来煮成银子，拿去给人家用，如果死去，会永远灭种；有的人用铜来变成金子使用，等到他死去，鬼要抬他装热锅，守热锅的鬼又长又大，他走一步就有一千掌，如果他用脚踢山，山也会倒塌的。这样很可怕，谁也不要乱整吧！有会杀牛进街的，换回一些小菜、盐巴、明子和柴火回家，这样用一点肉换得许多东西，不但找钱，各式各样都找了，还剩得脖骨和肚骨回家煮吃。不要骗人拷打黑牛、黄牛吧，这是最没有神佛的事。这些罪像风一样不会打失，而像老雕捉小鸟一样跟在你身边，如像母狗跟主人一样，随时跟在身边。有些人专门偷人家的鸡，拿来杀吃，让人家仇恨一辈子，假如人家看见他偷，教育他，他还大吵大闹，不听人家的话，这也是最不好的。

这本书是法勐允刀派韩写出，讲地方历史的。因不懂历史的人还很多，我才翻成傣文，勐方皇城都掺杂在内，也数了一代传一代的皇帝名字和孟连土司。哪个听必须给他听仔细，留着教育人，不给犯任何罪。因人心狠，像琵琶鬼一样，看到角长角短的牛，就去买去换，拿来不留活命。他们每天都老想吃，不想到将来的罪和死后下油锅。人们必须记住这话，不要乱搞坏事。菜煮汤还比肉类好吃，人们必须做大一点的园圃，过日子最好了。有些人专门做欺骗生意，小斗出，大斗进，轻秤出，重秤进。有些人大喊大叫骂别人，打别人，人家做好事他不让，人家吃斋和唸佛，他不吃不睬，专门搞不好的事，将来不会好的，人们必须做好事。我看到这情况，才编出几句话来作为教育和参考。

现在来说我们祖先由勐卯搬来的经过。有一个勐卯土司名叫武定，这一代，汉族、缅族都来做他的客，也送马、象、金、银、财宝和贵重东西给他。他当土司是因为他的佛好，金银到处都来找他。上面他管到昆明附近，那里每年送缎子来拜他；下面，他管到安瓦摆古，那里都来送款给他。这个土司很勇敢，没人敢来欺负。人们都靠着他的佛，安居乐业，田地、雨水都正常，到处都没有困难。他一直当完了他的天年。没人代管土司。过了四年，才找到一个名叫舍按法的当土司，掌握大印。人民都喜欢他，把大印给他代管，向他说：“你当了土司，必须象过去一样，使人爱护。”人们都热烈地祝贺他当土司，他当了土司不久就死了，人民都很伤心。

后来又找得舍汉法当。他当土司时，勐卯所有的地方还很好，没有发生过什么灾害，各地的土司头人也同样的送礼来。这个土司一直当完了他的天年，头人到处找土司的亲戚后代，一个也没有了。只有一个男孩跟着妈妈跑到边远地带去住，名叫布过，这人也是土司的亲戚，因穷了，没有住处，到处找鱼虾、砍柴，卖来养活他妈。有一天，他挑着鸡准备出去卖，走到路上，碰上一个会看卦的老人。布过手里拿着一对鸡脚的骨头，给老人看。老人一看，这对鸡骨一个洞也没有，就说：“很好。你明后天就要当官了，不消去卖鸡了，赶快回去吧！”并向他说了祝贺的话：“祝你为老百姓做好事吧！”就这样各自分路走了。布过挑着鸡走了一段路，碰上了头人，头人就说：“你该当土司了。”当时就接他回城去，让他当土司，还给他换了个名字，叫舍轰法。头人教育他：“你当土司必须照着 you 祖先办的事做，不要丢掉历史风俗。”他当土司不久，就派人去搭一座不与河岸连接的桥。妇女要过桥时先涉水，把筒裙提得很高才能上桥。他还在桥

边搭起一个草棚，在里面偷看妇女的大腿，哪个妇女腿白腿胖，他就叫来侮辱后才放人家走。到处的男人都对他不满，事情传遍了各地。听到这消息的人，都大笑说：“当土司这样搞不害羞。这个土司搞不好，将来失掉我们的威信，我们要准备大批人马推翻他，砍他的头，赶他离开我们地方。”这消息传到了他的耳边，他很害怕，就逃到昆明，去告布政司，把大印交给布政司说：“怎么也好，勐卯交给你们办了。”

这时，勐卯就成了个空地方，没有土司，所有头人和人民又升他弟弟舍月法当土司。舍月法生有一个儿子，他父子俩当土司，各处人民都拥护。

这时，舍轰法又欺骗布政司说：“勐卯弄造反”。布政司听了他的话，就帮他上告到皇城北京。正统皇帝接到告信后，就召集了四万兵，派白宋边率领，由愚底哈城（北京）出发，一直到勐卯城边驻扎下来。白宋边想出了个诡计，写信给舍月法说：“我们并不是来同你们打仗，不是来抢夺你们的地方和消灭你们的习惯，而是来解决你们俩个的事情，来帮你们的。”舍月法接到白宋边的信后，就打开了城们，让对方的兵。有一天，舍月法出城来同白宋边会见时，当场就被打死了。舍月法的儿子听到后逃跑了，一直逃到南孔江边，他又换了名字叫舍爹法（躲的意思）。舍月法死后，白宋边又提升舍轰法当土司。白宋边教育舍轰法：“你要记住地方的习惯和国事，办什么事都要叫人家拥护，必须多方考虑后再做。”这样，就带兵返回北京皇城去了。白宋边回北京皇城去后，舍轰法当土司，他怕人家回来杀他，就下令叫人民重新建筑城墙，每天都叫人站岗放哨。

现在谈谈舍爹法跑出去的经过。舍爹法跑出去，一直到了锡箔。到锡箔后，他想起父亲死去的情况。他说：“我父亲没有犯什么罪，为什么人家来杀掉我的父亲？我也要招兵把勐卯杀光。”他招了兵，领着老婆，就打回来了。从勐卯边界打进来，哪个地方服从他了，他便不烧杀。哪个地方不服从，他就烧杀。他一面打，一面杀，打到勐卯城附近，舍轰法害怕起来，上告皇帝。这时，皇帝也知道过去的事不是人民造反，而是舍轰法搞的不合理。皇帝说：“我很可惜。可怜舍爹法的父亲没有犯什么罪，白白地死去。”现在他儿子在勐卯，还有力量打回来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我应该去叫他回来，委他当土司才对。”又说：“他这个人在勐邦很有威信，我应该发给他一个大印，叫他代管勐卯和勐卯一带。”当时皇帝就制了一个铜印，上写“世袭宣抚使司”，叫人到锡箔送给舍爹法。舍爹法接到大印后，他的威信更高，所有地方的百姓都来参拜他，做他的奴隶。舍爹法当锡箔土司是傣历七六〇年（公元1398年）。当了不长时间，他就死了。后由他的儿子召丙当。召丙当了一段时间，就叫他的弟弟守锡箔城，自己带兵到勐墨去。他二十八岁时死后，由他的儿子罕藤当土司。罕藤二十一岁死，留下两个小儿子，叫罕八、罕尼。这时，没有人能当土司了。舍月法的小老婆有一个儿子留在农村，已经大了，来找他父亲，父亲不在了，只有大老婆在，把他收留下来，取名叫舍介法。这时，就由舍介法当土司了。

到了傣历八 四年（公元1442年），勐卯舍轰法死了。他有一个儿子叫舍格法。舍格法生了一个儿子叫舍安法，升了官，人民很不喜欢他。舍格法、舍安法抢东西，搞乱了所有勐卯地方。消息传到皇城，皇帝晓得舍格法父子搞乱地方，抢东西，就派王尚书带领东南诸道兵由京城出发，一直到勐卯城外，到处建立工事攻打舍格法、舍安法他

们。消息传到锡箔土司舍介法那里，舍介法欲出兵来增援，来到中途，但想起过去舍格法他们搞的坏事太多，才返回去。后来他又写信给王尚书说：“我们听说汉官到来，准备了兵马来增援。”汉官接到信后，就去接舍介法他们。当舍介法到达勐卯时，舍格法、舍安法就逃跑了，跑到南孔，把东西、象、马都丢掉了，他俩单身跑到缅甸去了。

后来，王尚书委舍外法当勐卯土司。汉兵说：“今年雨季来了，我们不能再追他们了，到明年雨停后再准备兵马来追他去，杀掉他。”这样，各自就回去了。到第二年，王尚书又带兵回来，叫缅甸交回他父子俩，不然就要出兵打下去。缅甸听到后，也怕王尚书真的打去，就准备兵马来等待王尚书。这时，王尚书又写信去说：“只要你们送舍格法父子回来就行了。”消息传到舍格法耳边，他就自己吃药死了，只剩舍安法一个，缅兵把舍安法和舍格法的头砍下来，送给王尚书。傣历八〇八年（公元1446年），舍格法父子死后，王尚书就回去了。舍外法回来当勐卯土司。舍介法送王尚书到北京皇城，皇朝委派舍介法回到锡箔、中介，照管两处，还委召勐达罕法当都督。后来在傣历八一二年（公元1450年），皇帝叫人拿石板来刻上了舍安法送给皇帝的图样，留在皇城，舍介法就回来了。

现在谈谈勐允由勐卯来的历史经过。当时，有岩敢、岩衣、岩三、岩赛四家兄弟，他们说：“我们勐卯地方太乱了，有土司也不照理办事，年年月月都打仗，没有安静的时刻。走吧！乡亲们。我们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吧！能好好养活我们自己。”他们回家率领各自的亲戚出发了。到了南孔，他们就商定说：“谁找到好地方，相互告诉一声。”就分路走了。

大哥岩敢率领着一部分人到了广街河老堂好垒位扎。四弟岩赛率领人顺着南孔下来一直到贺信、那喊拉扎，以佤族做他们的亲戚住下了。三弟岩三率领一部分人向佤族地区去，到澜沧江边芒贴住一段时间，因没有田种，生活不下去，又顺江下到勐满去了。二弟岩衣率领一部分下到缅甸安母、安蚌。到这里后，放黄牛出去养，吃掉人家的黄豆，得赔偿九帽银子。后又到勐勐，召勐勐给岩衣取名叫借岗扒（会打鸟之意）。在勐勐一段时间，又听到人说勐允人少地多，土地也好，种少得多，吃也吃不完，他们就对召勐勐说：“我们要离开此地，到勐允去住。”召勐勐同意后，他们就准备东西出发了。来到南生河时，江水大了，不能过河，饭也找不着吃，用银镰刀换得三碗米煮吃完，南生河水下降，才得过河。过了河，一直走到班庄，由班庄走到了上允，当时上允土司叫法弄岩罕送，向土司说：“我们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一个吃不完穿不完的地方，特来靠你召，要求永远当你的奴隶。”召勐允答应了他们，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！你们来得很好，领着你们的亲戚来吧！田地我亲自去指给你们，你们就到广批住下吧！”他们就去广批住了。召勐允有两条水牛，拿去给他们养，养了不几天，牛就逃跑了，跑到木戛去，到处找也找不着。他们去报告给召，召说：“不要紧，牛会回来的。”就这样，过了三年零三个月又三天，牛才回来。一条牛左角架开，另一条右角架开，全身滚有泥巴，头上不带绿草回来了。这时，召勐允说：“你们跟着牛脚印去看看，是不是那地方能住人。”他们就去了。到了山边，听见牛角号声，听出这一定是自己人吹的，就朝着号声走过去，看见了岩赛。当时，一见到自己人，就拥抱着哭起来了。他们下到木戛去看，见这个地方能住许多人，就返回来向召勐允说：“我们要到木戛去住，求你让我们去

吧！”召勦允同意了他们的要求，就让他们走了。他们搬去木戛住了一段时间，又写信给一齐跑出来到各地去的，叫来一起住。他们住在木戛，变成了小偷，到处抢人吃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队土匪，头子名叫哥共先水，来勦勦，到了南生。上下两允土司听到，就调人去守路。去守的时候，召勦允看到人家的老婆漂亮，就去强奸。人民看到这种情形，对土司非常不满，就起来把上司杀了。又去联系了土匪，打进上下允来抢杀了一场，勦允人民统统都跑光了。土匪抢了勦允后也逃跑了。这时，勦允变成了空地方，没有土司。土匪跑后，人民又重新回来，议论说：“地方没有土司不成样，我们必须去找土司去，到车里去找好了。”后来，他们听说车里土司已将勦允划归孟连管辖，就到孟连来讨土司。这时，木戛人听说地方将来会乱的，如果我们不去靠人家，我们的生活会保不住，于是就对孟连土司说：“我们要来做你的奴隶，要搬回上允去，是不是可以？”土司同意说：“你们来好了。”傣历一〇三二年（公元1670年），他们搬来上允。后来，勦勦、勦生、南轰附近的人民都搬来住在勦允，勦允又重新恢复，一直传到现在。

（本文调查整理者未署名）

孟连傣族历史

孟连土司从舍汉法起，传到第十八代，是刀诚清当土司。刀诚清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召米罕，二儿子叫罕松，三儿子叫罕梭。

傣历一一六〇年（公元1798年），景谷土司的二爷是拉祜族的头子。这一年，拉祜族反对他，他就上省去告，皇帝命令昆明、玉溪等地的兵下来帮助他，才把拉祜族打跑，跑到谦六、芒帕等地（孟连地界）。当时，孟连出兵去打，打不过拉祜族。从那时起，孟连就失去了那些地方。

到傣历一一六三年（公元1801年），泰国来打景栋，景栋的召孟真跑来靠孟连，景栋老百姓都跑到景迈、景先去了。召孟真就来约孟连土司刀诚清共同去看景栋。回到勐养，二人均被泰国兵杀了。

到傣历一一六八年（公元1806年），勐安瓦委任勐尖回车里当土司，缅兵来送的人是娜糯。来到孟连，和孟连人一齐送他回车里。那时，西双版纳百姓听说孟尖要回来当土司，他们不喜欢，就出兵来打孟连人，但是打不过孟连人。孟连人追到车里江边，赶走了他们很多的牛。把车里打败后，就把召勐尖送去车里当宣慰。到傣历一一六九年（公元1807年），召勐尖又逃到江上边。召勐麻哈枉就由泰国兵那边回来，到南峽后，他就去车里当宣慰法了。这个土司是缅甸也靠，皇帝也靠。

后来，景栋召勐麻哈康朗派了三百人来打勐宾、勐朗，得了东西就回去了。

又有张付哥、青太爷，是营盘（岩帅上边）人，他约起当地所有拉祜人，结成一伙。这个消息被孟连土司听到了，由阿哑勐朗、回沙的弄两人去禀给顺宁府刘大老爷。刘大老爷接到报告后，就送给云南总督。云南总督即调勐混、勐往，澜沧江上边的勐黑、勐抢罕、勐卡、勐哑、耿马，西双版纳江那边的勐勐、勐谷、勐董、勐卧、勐邦、西双版纳、勐亨等地的傣兵，只有召勐顶（即耿马）不出来。由十六个傣官率领。傣兵、汉兵共同去打青太爷，枪声、炮声响的如天打雷一样。打了两年，在七月间把青太爷抓住了，把他解到顺宁府。十二月，又有召勐安瓦派了兵，头子叫缅也把莫广润，到药润、五莫母，经由勐阿一直到孟连来，领阿哑召勐朗、召弄贡、召那麻贫三个头领，带兵去景栋（景栋被泰国兵占领，景栋土司就在泰国），到勐养时，去叫先朗孟养带路。打了两年，土地不得种，男人都去打仗，只有妇女在家，送饭时经过一个山上，被老虎吃了好几个。后来，泰国兵头子召拉那被孟连芒信寨汉介法一枪打死了，兵都逃到景先去了。后来，孟连官兵都返回孟连，先朗孟养被提升为叭弄孟养。停战后，景栋没有籽种，景栋头人派叭弄孟养来孟连借一千挑谷种，牛十条，拿去种，不够又来借谷子三千挑、水牛二十条。过了三年，才拿回来还。

到了傣历一一七九年（公元1817年）孟连城和允景毡（腊垒河两岸地区）打起仗来，百姓也不听土司的话。景栋土司听到消息后，就派了两个兵来接孟连土司。当时，

土司是刀派民，他去景栋住了两三个月就病死了。孟连百姓、和尚、佛爷及车里的土司召勐麻哈旺相都到景栋去，把刀派民尸体烧掉。当时，刀派民的儿子召洪罕年纪还小，只有六岁，孟连、景栋、车里就派刀派民兄弟暂时代理。这时，车里、景栋、孟连的土司、头人把刀派民的老婆嫁给召砍松，叫他们仍然回孟连当土司。车里、孟连、景栋的头人便派他两兄弟去拿大印，哥哥召领去勐安瓦，弟弟召砍梭去昆明。这时，召砍梭上去到勐戛（在景谷），就做了当地的姑爷了。召砍松去到勐安瓦，得了大印。时在傣历一一八〇年（公元1818年）。得印后即回孟连当土司。当时孟连十二个勐有九个根。到傣历一一八五年（公元1823年），又有景栋四大头人，带着兵来打孟连，这四个头人叫叭列戛、叭双勐、布妥、遮教。四人到芒信允软驻扎，孟连出兵去打，将景栋兵打跑了。

到傣历一一八六年（公元1824年）又有勐满冷瓦王带兵到货信纳喊（勐梭上边），占着孟连的地方。他们想去霸占银矿井（新厂），孟连知道后就出兵去打，把他们的头人瓦王杀了后，他的兵退走。他们回去又约人从帮桑、勐阿这条路上来，当时的布法勐阿，就出兵打他们，抓着他们的头人播弄南满、播浪皮、播广谷等七人，他们的兵就退回帮桑那边去了。后来，孟连土司派召罕弄（召帕萨）为首，联合孟连、勐阿兵去帮桑打满冷兵，满冷兵打不过孟连兵，就逃跑了。他们一直跑到南孔那边，孟连兵一直追到南孔。这时，滚卡（班教）、滚板地方（南板河过去）就来进贡，每年送米给孟连宣抚。这样过了九年，满冷返回来打，又把滚卡、滚板地方拿回去了，傣历一一九〇年（公元1828年），火烧孟连城，洪水又大，把孟连下城都淹了。

到傣历一一九二年（公元1830年），景洪召货罕准备了金碗、缎子、银子七十两、马一匹，派叭见蚌、叭弄谢、叭希立、叭因勐为首，带着上述物品及信来孟连，由孟连朗勐接待，去找沙的弄。后由朗勐领着去找宣抚，给宣抚拴钱。送礼后，车里头人要回车里。当时，宣抚司就照着他们每天的收入，发给他们路费，把他们提升一级：叭弄谢提为叭忙戛拉，叭希立，叭见蚌提为叭顿弄，叭因勐提为叭嘎罕。还有版纳勐遮的召版纳提为叭毡，勐满头人提为叭弄爰。五月间，车里的头人都返回去了。七月，拉祜等山上民族又来抢两个货罕的土地（在镇边以上）。双方货罕商量好出兵，车里以召麻哈旺为头子，由勐挖来；孟连以召货罕为首，朝勐宾打。打了两个月，到九月间，车里、勐混、勐海、勐遮、勐笼、勐匹、勐彝、勐腊未打胜，都返回去了。

孟连帕苏塔宰、播相宰、播订拢三个头子被打死了，召货罕等返回来了。

当时已到关门燄佛期间，勐董头人帕弄勐沙勐生阿立牙勐董等三人，因土司要杀他们，逃到孟连来，请孟连召货罕援助。召货罕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派兵给他们去打勐生，但打不过耿马人，被追回孟连。召货罕又派给召帕萨（召宰弄）三百兵和弹药、武器，在下允驻扎。召勐董听说孟连出兵，就由爬弄三勐召集耿马、勐永、勐点、勐订、勐谷、勐董、勐生等地兵马，并对这些地方的兵说：“我们要把上允、孟连人灭掉，拉他们来当我们的奴隶。”出兵去到上允边界，上允兵就去报告给召帕萨，召帕萨对他的兵说：“我们这样打是很危险的，总有一天人家会来包围我们。”召帕萨拿出很多钱发给士兵，叫他们向南绕到敌人背后，后来就这样打了，打了一段时间，勐董兵听说后面有人，就四处分散逃跑了。后来，孟连兵就把他们的头砍下来，装满了三个牛滚塘。召

帕萨追赶逃兵，杀得落花流水，帕弄三勐等都跑了。

傣历一一九三年（公元1832年），帕弄三勐又带兵向勐勐打来，到勐勐后，放火烧城和所有的村寨，只有一个缅寺叫瓦砍亮，是他们住的地方，没有烧。这时，召勐勐土司和召勐奉×掌志（和尚）写了一封信说：“如果打胜的话，所有的地方都交给孟连。”并带金银、蜡条来孟连，请求召货罕（援助）。召货罕说：“你们不要怕，等几天我派兵去打，杀死他们。”勐勐头人才安下心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召货罕派召帕萨去。召帕萨到勐勐后，帕弄三勐听说召帕萨来，就逃跑了。后来，勐勐土司给召帕萨拴线，并送去马一匹，金银碗，缎子一匹，金子七十两，银子二十斤。后来，召帕萨就返回孟连了。

傣历一一九四年（公元1833年），孟连芒掌有一个帕坝（和尚），心是黑的。他说：“我拿手指地，地会出水。”百姓议论说，他有一个小土锅，煮起饭来，一千人吃也吃不完，还有一株芭蕉，长的果实，也是一千人都吃不完。人们说他是天神，有佛，有鬼。这个消息传遍了山上各民族，特别是拉祜族。景栋、勐养的拉祜族都上来当兵，勐赫、勐罕、谦六、满帕、勐宾、勐朗、东卡、东主、募四等地拉祜族都来归他。这个和尚住在寨安竜（山名，在勐阿上边）。勐阿、勐马的傣族也都来归附他。他收集了所有的兵。

这时，孟连召货罕来统计人口，有三分之二的人归附了那个和尚，只有一部分归附召货罕。当时，帕坝就向召货罕说：“你想要好，快来归我，听我的话。”召货罕听了他的话，带了沙的弄及一部分人前去会面，第一天就去住在勐马缅寺瓦芒列。帕坝带兵包围了缅寺，叫出召货罕来，就把召货罕扣下来了，关在芒洪。货戛曼康的兵又把帕坝住的地方包围起来，双方就打了起来，杀了很多人，把帕坝也捉住了，缅兵把他带去勐安瓦，他的父母当场就被杀掉了。后来，景栋兵和汉兵都返回去，只有西双版纳兵还在勐遮，说是等到把召货罕接回来再走。

这时，勐拉土司召孟囡出兵来打车里，车里土司就调打洛土司兵去作战。召孟囡被打败了，就跑回去，一直跑到昆明去靠总督。车里土司写状子报告云南总督，状子写好几回都送不去。后来，车里土司就委孟连土司帮着告。当时，孟连还住着几个汉官，一个叫李正老总，另一个叫先生。车里土司出了1,800两银子给他们，他们才帮告到顺宁府，顺宁府又禀给总督。总督晓得后，才派了两个汉官，一个叫布真里，一个叫李大，下到车里，把召麻哈枉升为宣慰。车里宣慰又写信到孟连叫孟连帮作保证。孟连召货罕接到信后，就派帕弄根海、帕翁勐去车里，帮土司做保证。后来，李大老爷又把孟连和车里货罕调到勐拉，问：“你们要谁来当车里土司？你们同意谁？”后来就决定召拉扎去当宣慰。总督又把召勐囡送到超钢（地名），离云南很远的地方去了。

傣历一一九五年（公元1834年），建立了景真城。建城后，召货罕就招兵要去把满冷拿回来，派召帕萨和帕弄欢朗、帕弄芒街三人，带兵下到满冷，满冷土司也带兵出来打，打了三、四天，打不过满冷兵，就逃跑回来。满冷兵一直追到勐马芒列，到处放火。召帕萨驻扎在勐董，看情况不好，就在当地召集兵，到晚上，将满冷兵包围。满冷兵失利后，就逃跑了。召帕萨率兵一直追到南卡河，直到现在，分界线就在南卡河。战争结束后，孟连召货罕又准备了一匹马、一匹缎子、一个金碗、三两银子，叫叭苏拉也

变、叭弄谢、叭苏拉等三人去景栋，向景栋土司请求要回老百姓。景栋土司说：“可以，可以，完全送还你们。”景栋土司还提升了他三人的官位：叭苏拉也变提为朗骂拉塔瓦利，叭弄谢提为五龙甫马希提，叭苏拉提为叭弄希利双勳；送给叭苏拉也变一套衣服、一个银桌子；给叭苏拉一个银碗，重四两；给叭弄谢一个银盘子，重五两。住了一段时间，他们三人就回到孟连了。

孟连土司又准备了一匹马、二斤银子、一个银碗、一个金碗及金银、蜡条，派帕翁勳和叭枉供等，去车里答礼，给宣慰拴线，因他曾经来援助打帕坝。

傣历一一九八年（公元1836年），车里的召麻哈枉死了，派召版纳勳遮、勳满送来小银桌一张，银碗一个，银刀一把，金碗一个，银槟榔盒一个，重五两一钱。

后来，车里召糯罕又跑到景栋去，要求借兵回来打车里。他对景栋土司说：“如果打胜了，勳混、打洛也划归你了。”景栋土司答应了他，他又到勳耿马、勳勳去请求出兵。召耿马不出兵，给了他五百两银子，十匹马。召耿马说：“我的地方离得太远了，不能出兵，只能送这点东西支援你。召糯罕又到处要求土司、头人出兵援助，说要“把勳满划归你们”。这时，上下允土司得信，报给孟连土司，孟连土司不答应，说：“车里和我们都是亲戚，不能相打。”上允就听孟连土司的话，不给他兵。他回去住在帕盘一个寨子，叫人把那十匹马送给景栋土司，景栋土司就给他三百个兵，一直送到帕盘寨来。车里土司听到这情况后，就写信派人送到孟连，要求孟连出兵援助。孟连土司接到信后，就派沙的弄、帕派康为首领，出兵到帕盘打召糯罕；车里那边也来打，上下夹攻，杀得召糯罕大败，逃跑了。他朝勳满跑，到南峽、勳混，路过的三个地方都被他放火烧光，一直跑到景洛。车里兵追赶到景洛，驻扎下来，天天在打仗。后来，车里土司又写信给孟连召帕萨，叫他们赶快回到孟连芒信、允软，怕召糯罕打到那里去烧杀。召帕萨接到信后，就带兵到勳养，驻扎在曼姐。后来，召糯罕转来包围召帕萨，打了十多天，不分胜负。这时，有一个名叫扎改的缅官来说：“你们这几个地方，过去还订了条约，现在为什么要来打杀呢？”双方就不打了，兵都退了回去。后来，扎改就写信来调孟连沙的弄，车里召派勳麻哈和景栋官去到勳麻（靠近打洛）缅寺瓦养版，请了瓦曼冷一个年长的佛爷和瓦岗勳沙、勳遮来的人做证人，由两个长老念信，请鬼神作证：“这三个地方，如果哪个地方造反，就让那个地方消灭。”这三个地方的代表就各自滴水在菩萨面前，各自返回了。

到傣历一二〇一年（公元1840年）孟连召货罕提出说：“还有勳宾、勳朗的拉祜族没有解决，是我们和车里的责任。”于是派了两个官——叭苏立也电和叭糯拉，带信去通知车里土司。车里土司接到信后，就派了三个官——叭纳才、叭纳花、阿哑拉各带一千人马，共三千人马，叫孟连的叭糯拉为他领路，到勳朗坝去。孟连由召货罕带兵上到勳宾，上下夹攻，到三月二十四日，才把勳朗坝拿下来。当地的拉祜族怕死，就跑上一个大山（广掌，现名允怕）。山太高，车里兵不敢上去，拉祜族也不敢下来，打了很长时间，不分胜负。拉祜族提出：“现在不要打了，我们来订个条约算了。”双方都同意订条约，条约内容是：“所有有洪水的地方完全是傣族的地方，所有刀耕火种的地方完全是拉祜族的地方。”这样决定后，车里兵、孟连兵各自返回去了。

不久，召勳安瓦听说车里召令哈的代理人宣慰死了，就写信叫召拉扎无去见他。当

时，召拉扎无说：“我不能去，怕汉官来罚我们双方当奴隶。”到了第三次，也就是傣历一二一三年（公元1851年），召拉扎无的弟弟就带母亲下去见召勐安瓦。这时缅甸就派召糯罕上来当车里宣慰法。当母子俩到勐安瓦去后，召糯罕就写信到车里，叫车里的老百姓去接他回来。老百姓听到这消息，有些同意召糯罕回来当土司，有些不同意。召拉扎无在车里听说自己不能当宣慰法了，他就逃去靠召勐拉，请求召勐拉帮助解决。这时镇台就派了刘大老爷和戈大老爷二人，带了三千兵，下一个山（就龙）驻扎下来，缅甸也来到此地，孟连派叭希立做树和叭苏拉也变去参加，三方面来决定谁当合适。刘、戈二大老爷及孟连官同意要叭苏拉也变和西双版纳的叭信哈。缅甸派了十八个人到孟连来骂召货罕说：“你们反对我们。如果你想好，就赶快拿钱来做脚钱；如果不想好，就把召货罕捆去见召勐安瓦。”孟连召货罕听了这话后很害怕，就拿了十几砵银子给他们，他们得了钱之后就回车里去了。这件事被刘大老爷和戈大老爷知道了，就带了自己的兵和所有江边的兵冲杀下来，把缅甸、缅甸兵追出去了，一直追到景洛河边。召勐安瓦知道缅甸、缅甸兵被追的消息后，大发火，下命令把召拉扎无的母亲和弟弟扣下。母子俩被关后，生活无法过下去，就写信给孟连召货罕，叫他想办法。孟连召货罕接到信后，就给召勐阿瓦（瓦城王）写信说：“并不是我们造反把你们追出去的，是你们的兵把我们杀掉，汉官才把你们的兵追出去。”召勐阿瓦接到信，知道这情况后，发了火，下令把派去孟连的兵完全关起来，并骂他们说：“我叫你们去干好事，你们为什么去杀人！”

过后，他又派新的官兵来，为首的是扎改呢问弄、那汉弄等二人，带有九个队的兵，有九个队长，一直到了车里。他们到车里之前，召勐阿瓦写来给车里的召拉扎无，要召拉扎无拿出一百五十砵银子、一匹黑马、一匹白马、一对大象，银盘、金盘各一个、镶金壳刀两把、银碗一个、金碗一个及三十匹骑马。召拉扎无接到信后，就准备齐全，经孟连转送勐阿瓦。去送的人从车里的勐五德叫穿牙翁叭弄勐砍，江西的叭宰和召景哈、叭砍勒，景真的、孟连的叭弄做树、叭把拉约、他班哑坎等八人为首，由车里出发，朝孟连来，一直下到勐阿。傣历一二一七年到了勐阿瓦，把以上东西送给召勐阿瓦，为召无把拉蚌母子二人作保。但召勐阿瓦还是不放他们回来，也不叫车里、孟连人看到他母子二人，召勐阿瓦说还不到时间。等了好几个月，总是见不到他母子俩。过了很久，召勐阿瓦才把他二人放出来，发给大印，大象十二只，叫召无把拉蚌回来车里当宣慰。召无把拉蚌拿到大印后，就领了车里人、孟连人返回了。回到车里时，召拉扎无骑着象，接母亲和弟弟回城去了。这时，所有的西双版纳头人、土司和老百姓，都来给他们拴线。召无把拉蚌就把大印交给他哥哥，召拉扎无接到大印后，老百姓和头人就升他当土司。他当土司后，头人替他找老婆，派召弄帕萨、召阿哑勐笼等去找，找到孟连召货罕的姑娘，就决定下来了。召帕萨等回去准备结婚的东西，准备好后就来接。接回去后，所有西双版纳各勐的土司、头人就给他们拴线，把西双版纳的地方交给他们俩，并说：“从今以后就是宣慰法了。”还把召把拉蚌升为第二个宣慰法。然后，宣慰法就送礼物给各勐的土司、头人，该送马的送马，该送货物、衣服的送货物、衣服。送礼之后，各勐的头人、土司都返回去了。

（本文调查整理者未署名）

里 格 兰 勐

—— 勐连景栋等地的历史传说

刀福兴 提供

自古相传，召清王有个儿子，当年到二十岁时，召清王想给他讨老婆，但他不要。王子带随从四人，从海上来到缅甸安瓦，见到了一个叫安瓦货罕的姑娘长得漂亮，提出来要与其结婚。安瓦货罕追问清楚他的来历后，同意了，摆酒设席请客办喜事，从此便有了“波贺咪满”（即父是汉人，母亲是缅人）的说法。告诉召清王后，他很喜欢，派万人从海上来安瓦送礼、慰问，安瓦货罕赶摆宴请。召清王想把王子夫妇接回，但王子不同意。说要等以后生了儿子才返回见父王，住了三、四年，又回到安瓦。以后，王子又有了三个儿子，夫妇俩便商量向安瓦货罕请求让四个儿子开辟地方。其中一个地方住的佤族，实力大，人口多，地方好。四个儿子都要出兵去打。召清王出兵十二万，安瓦也帮助一部分，由王子率领四个儿子去打。打腊布、腊发，在腊布住了三年，腊发住了二年。当时佤族有件两杆镖，杀人后还会镖回来。四弟兄认为要打败佤族，必须把此镖拿过来，于是宣布谁能完成此项任务，把他升为最大的官，于是有一人自告奋勇跑去向佤族说：“他们（指四兄弟）不给穿，不给吃，不想在了，前来投你们，以后回去打他们。”佤族相信了，让他住下。三、五天后，此人拿出一种有毒的藤子，说将其捣碎，放在水里，把镖浸过就更厉害了。佤族不信，用鱼等做实验后才相信了，便把镖用毒水浸过，结果镖飘出去不回来，被召公满拿着了。佤族打不过召公满，便分两路逃跑，一部分沿南孔而上，住在山上，砍野芭蕉叶盖房子。召公满追到景海，见被砍去的叶子已经又长出来了，决定不再追了，佤族便逃了。召拉扎温夫妻来看儿子，到了景海，又到懂勒划界。召拉扎温划好界后就回去了。四弟兄又去追佤族，见芭蕉叶已长老了，便没有再追。佤族有三个家族不愿搬走，住在山上种地，一直到现在都当傣族的奴隶。四弟兄回勐宁，又到勐叭，然后，两个沿南咪囡上去，经莱梅到景栋。另两个到大勐永，后又到景洪，就住下来开辟地盘。召拉扎温到处打听自己儿子的下落，一直到了景海、懂勒、勐宁、勐叭等地。有人告诉他说，两个小儿子沿南咪囡（小河）而上。召拉扎温夫妻一直找到景栋，不见小儿子。三儿子告诉他们，四弟已去孟连，父母便教育三儿子说：“你是哥，认识比弟多，比兄弟强，应该去孟连，让兄弟住景栋”。此后景栋也叫“勐亨”，“亨”即调换的意思。母亲和小儿子住在景栋，不久以后便死了。临死时，父母嘱咐儿子说：“你有福气，有本领，有钱，不要忘记哥哥，要好好团结。”相传小儿子及其后代住景栋七百年后，出现了一个魔鬼（批方），景栋、孟连城灭亡了，变成了

荒坝。

不知过了多少年以后，有个叫召香纠的人打了胜仗，当了召清王的姑爷，要求召清王帮他打勐緬，并说：“如果死了，三个儿子分别去管三个地方，第一个在景洪，第二个在孟连，第三个召悦班多继承叭勐莱管景栋。”召香打仗死后，三个儿子便赴各地任职。召悦班多到景栋后就与景洪，孟连划界，以景洛（即打洛）为界。从那时起共有二十三代。当时，孟连土司死了，由勐邦土司来管，名叫日罕日罢法，一直管到勐养。刀派英当土司管了好几年。最后，景栋与孟连打起仗来，景洪土司来调解，哪处愿归哪个土司管可以自愿。景栋、勐永愿归緬甸，车里、勐罕、孟连愿归中国。总起来，三个土司都是“波贺咪满”。此后，三个土司每三年都要分别到中国和緬甸送礼。到中国要出两份，一份是门户钱，一份是粮钱；到緬甸出一份负担钱，每家五角。

勐永打景栋，打过三次，有一次几乎打到景栋城，几次都是车里帮助。英人侵占緬甸后，勐永又归景栋管。

1958年11月抄于景洪县委会

上允下城刀正记保存的孟连历史

召克 刀正贤 翻译
梁 奇 记录

傣历八〇四年（公元1442年），明皇帝永乐派兵征勐卯。勐卯所有的头人、百姓都逃难，有的逃到南孔江以西，有的跑到江东地区，一部分逃到山上，一部分住在坝子里。到江西的多是老百姓，土司到江东来了。

傣历一一二〇年（?），在安瓦有个名叫龚腊音的，打仗把地方打乱了，农民便起来反对，他便到葫芦，又到货达、货诺，石牛厂、木戛等地。云南总督知道后便派召勐勐、召耿马、召孟连等去说降龚腊音，不成，上勐土司刀派韩才把他说降。降后，便把他送交总督。此后，总督就分地方给各个土司。孟连分的范围是：东至南郎河，距孟连城180华里；南至勐养、勐片交界，以西海山为界，距城80华里；西至班桑，以南卡江为界，距孟连城120里；北至勐勐的南至河为界，离孟连城120华里，内外共有九八三火（即火头），每年上缴课银48两，另外还上交给总督老婆银3.7两，作为买槟榔之用。

孟连城建立的时间是傣历六五一年（公元1319年）。

孟连土司头人从勐卯来时，共有一千户人过南孔来找地方住，找到孟连之前，先在班板山上住了一年（靠孟连坝子西边的三大山）。傣族没来之前，孟连附近的大山都是佤族聚居着。佤族有四弟兄，孟连傣族向佤族四弟兄求地盘，四弟兄答应分给。结果，所有水淹到的地方都归傣族，火烧着的地方归佤族，因此，傣族得坝子。佤族四弟兄名叫岩阿、依马、三梭、赛竜，（即分别管勐阿、勐马、勐梭、孟连），都搬到南河以南去居住，将所有的坝子都让给傣族。傣族住下以后，土司就将勐马、勐阿、勐梭、勐北、勐懒分给属官管辖。其官民的身份不变，原来是什么官继续任什么官职，是百姓的仍为百姓。

最初来建立孟连的土司是罕罢法，到五十岁即死；其儿子叫罕广法，当了三十年即死；第三个是召派双，当了二十年即死；第四个叫派按法，十五岁时即去开慕乃厂。当时土司头人商量，开矿一定要依靠召王，才不会被人欺负。于是订出制度，收课银贡给召王，召王便赐给土司名字，叫刀派汉。时在明朝永乐二年（傣历七六〇年——按应为七六六年）。来开慕乃厂的汉族禀告皇帝，皇帝认为合理，就封孟连为孟连宣抚司，颁给大印。刀派汉当了三十五年。第五个土司刀派献，在位二十年。第六个土司刀派谢，当了十三年。第七个土司刀派新，在位七年。第八个土司法亚闷勐（即寡妇）时，因孙子刀派丁年幼。由她代办，法亚闷勐在时，曾叫刀派丁去景洪送贡物。召宣慰知道孟连是寡妇当土司后，认为孟连没什么力量，想来夺取，便亲自带兵来到孟连，但孟连所有

村寨空无一人，只好又退回堡垒住地。后来法亚闷勐动员了自己的傣族及佤族百姓，将宣慰兵全部包围，有的打死，部分被活捉，召宣慰投降了，愿将属地勐引割让给孟连。刀派丁去见召王回来后，法亚闷勐要给他找个老婆，便讨召景洪宣慰的姑娘为妻。景洪并将勐兵、勐耕，完毫三个地方赔嫁给孟连。从此，孟连便成了货罕景洪的姑爷了。刀派丁去见皇帝时，为货罕景洪做了很多事情，所以景洪又将撒莱、勐赫、勐罕划归孟连，以澜沧江为界。后来，孟连土司认为自己在的地方是边地，经常有人来骚扰，就上书皇帝，皇帝颁发给“孟连世袭金鸡宣抚司”，土司是刀派丁，当时为傣历八六〇年（公元1498）。刀派丁当了六十年土司，第九个土司是刀派林，当了三十五年。第十个土司为刀派韩，当了二十八年。第十一个土司叫刀派真，治理的很好，百姓拥护，于傣历九八三年到缅宁建立佛寺，在位五十二年。第十二个土司名刀派宗，在位时，遇到皇朝发生战争，皇帝要他出兵五百援助，他不服从，在傣历一〇一一年，被降为长官司。他当了三十二年。第十三个土司是刀派清，当了三十五年。当时召王皇帝发生战争，来调兵到澜沧江那边去，刀派清在战争中立下了功劳，就死去了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刀派利，当勐朗土司，小的叫刀派丁，在孟连。刀派清死后，他的儿子刀派丁当土司，将父亲的功劳上报后，皇帝便恢复孟连宣抚司的官衔，并发给绸伞一把（傣历一〇七二年）。刀派丁把在慕乃厂开矿得的银子呈送给皇帝，每年银子600两。当时澜沧江上又发生战争，孟连又打了胜仗（傣历一〇九九年）。于是，皇帝将课银减少为300两。刀派丁当土司，威信很高，老百姓拥护，共当了二十七年。第十五个土司刀派孙，因年幼，勐朗刀派利来帮助。刀派利来后，与头人不合，小土司召法毫货变对他不满，便到勐养求兵，将刀派利杀死。刀派利有七个儿子，第一个刀派勇，第二个刀派韩，带着刀派孙到昆明禀告布政司，上边就派委员来将法毫货全家带走，并抄了家。刀派勇、刀派韩在从昆明回来的路上，在蒙化给刀派孙找了个老婆，到孟连后便让刀派孙为土司。在刀派孙当土司的二十年中，比较平静，此时正值龚腊音被送到昆明去。龚腊音有三百人流落于木戛，被刀派孙招降，带来孟连。龚腊音有个姑娘叫喃罕章也被刀派孙拿来当小老婆。龚腊音的武器全部被缴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龚腊音的人又多了，将刀派孙杀死，并杀死侍从二十六人，偷走了喃罕章，向勐养方向逃去。刀派孙老婆喃莫带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刀派先，一个叫刀派新，一个在其保母家，一个在召毫大佛寺当和尚。第一个（刀派先）当印官。当时中缅发生战争，上边来调兵去勐养打仗。他打仗有功，杀死了缅兵两个带兵官，并将其头送往北京。上级认为他有本事，有功劳，又调他到寨山去打，但正在这时，他得病回家后就死了。以后刀派新来当，派了几个属官和头人到上面去求公事大印，荣耀地方。乾隆发给铜印，封刀派新当土司。刀派新当了八年土司，情况很好。1150年，土司、头人、百姓闹意见，上告，土司在不住，便带全家老小及其亲戚逃去耿马。上面派人来到缅宁，叫耿马、勐勐、孟连土司到昆明解决，找闹意见的原因，说刀派新有病不能办事，撤销其职务，要其儿子刀派恭当土司，并让他回孟连去。刀派恭路过勐勐时，见土司姑娘喃罕果漂亮，与其结婚，到孟连后不久，喃罕果就死了。刀派恭又去接喃勐赫为大老婆，相爱根为小老婆，结婚后当了十四年土司。傣历一一六五年五月，刀派恭去景梗帮助解决纠纷，在勐养住了几天。此时景栋和勐养打起仗来，刀派恭被打死了，东西被抢走了。刀派恭死后一个月，孟连各地又发生火灾，一切都被烧完

了，只剩下地和水。上级派来几个委员视察，看到佤族四处抢东西，拿人头，没有土司也没有大印。后来上级派委员带来大印，让勐朗刀派桑来代办土司。几年后，孟连头人又重新来建立孟连，并给召勐取汉名为刀派明。刀派明又请上级叫景洪的那麻哈王去景迈取大印，那麻哈王叫人把大印拿回后交给了上级。嘉庆十四年时，上级又准孟连土司用大象去迎接大印回孟连来。嘉庆十五年，孟连、勐朗、勐板等地很混乱，银厂也停办了，上解的银两也不解了。下允贺掌尚甫格造反。勐连、耿马、勐朗三个土司禀到总督，总督让他们去打，将尚甫格活捉，送给总督，到缅临就把他杀死了。此次上允代办有功，总督发给勐引大印。傣历一一七六年，刀派桑和头人商量升刀派明为土司，以后他生病不能办事，上勐引土司阿亚陶允诺来帮助，中小头人对她不满，想把她杀死。刀派明害怕，跑到景栋去，不到两个月也死了。后来提出三个能当土司的，一个是刀派民（明）的孙子，另两个是他的伯父。结果确定刀派民的孙子当，伯父帮助。

土司的亲戚，掌印官罕觉，听说叫刀派民的孙子当土司，自己要当，便带着大印去昆明。另一个叫罕杜，也跑去安瓦请求，要当土司，得允许后便回勐连当土司，头人也同意。罕杜听说罕觉也要当土司，便准备一些兵驻在老厂，去昆明的罕觉回来后先住在上允，送他刀派昌等二十余人，先到老厂，被罕杜杀死。罕杜写信让下允人民把上允城子烧掉，罕觉带着大印偷跑到勐戛（景谷境），又跑到勐罕禀告波朗说，不乐意当土司了，说弟兄们闹意见，并将大印、委任状、银牌等都交回。勐罕波朗劝他回去，住勐戛，以后调罕宗上来解决，罕觉便回勐戛住在其岳父家。以后调罕杜刀派森来，但他害怕，过了好久也不来，波朗便派勐动土司将大印、委任状带去交给勐（罕）杜。时间在傣历一一八七年。

傣历一一九四年，波朗想叫刀派森上去，叫耿马土司去催，一年催两三次也不去。直到傣历一二一〇年，头人属官商量，觉得应该去，决定把大印、文信交给刀派先（刀派明的孙子）。刀派先很生气，就跑到景栋、安瓦去约了很多人来捣乱，有的寨子、缅寺都被他烧光了。到刀派先的儿子刀派华时，地方很乱，内地回族起义，本地有民族造反，交通又不便。清光绪年间（傣历一二四八年）上边派兵来打上改心，抓住登发弟兄等十人，在缅临杀死。光绪十五年（傣历一二五〇年六月——按：应为一二五一年），上边又派兵来打货扎，以后拉祜族又造反（？），来烧南凹、芒丙。

上允印阿亚土司，都是由孟连土司所派，一直到现在关系仍未断。

1956年10月6日调查